

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人物形象的召唤结构研究

张玉婷, 马 瑜

(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, 云南 昆明 650504)

[摘 要] 伍绮诗是美国华裔女作家,《小小小小的火》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中核心概念之一的召唤结构学说为基础,探讨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人物形象建构的文学艺术特色。伍绮诗在该小说中建构了一组个性鲜明的角色,跳跃的、时空倒错的创作手法,使人物形象的塑造大量空缺,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,召唤着读者去能动地探索、再创作,完成对作品的审美。

[关键词] 美国华裔文学; 伍绮诗《小小小小的火》; 召唤结构; 人物形象

[中图分类号] I106.4 [文献标志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8-5823(2019)05-0029-02 [收稿日期] 2019-01-22

伍绮诗(Celeste Ng, 1981-)是一名美国华裔新秀女作家,于2014年6月出版了她的处女长篇小说《无声告白》(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)。该小说获得了2014年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,使伍绮诗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第二个高潮的续流。2017年,伍绮诗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小小小小的火》(Little Fires Everywhere),并一举拿下27项年度图书大奖。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,第二代华裔与移民父母之间的冲突与矛盾,以及他们文化身份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创作主题。^[1]然而伍绮诗另辟蹊径,在处女作品《无声告白》中,身份问题、族裔矛盾只是她表达家庭关系等主题的载体。而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,几乎没有凸显这个主题。伍绮诗在这部作品中揭示的是家庭关系、坚守自我的主题,这是《无声告白》的延续和升华。

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沃尔夫冈·伊瑟尔(Wolfgang Iser, 1926-)在《文本的召唤结构》(1970)一书中首次提到召唤结构学说。他认为作品的意义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完成,具有这一过程的文本才算完整,才算实现了作品的文学价值。伊瑟尔关注作者、文本、读者之间的关系,他还认为文学文本中存在的空白、不确定性、否定就组成了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,激发、诱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、在文本的范围内,进行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,完成对文本的再创作与审美。因此,召唤结构意味着文本向作品的过渡,是文本走向文学艺术的桥梁,是文本的艺术生命力。^[2]本文以召唤结构学说为理论基础,探讨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人物形象建构的文学艺术特色。

一、米娅的身份——空缺与断层

在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,重要角色之一米娅的出场方式,首先就给读者留下了大量关于她身份信息的空缺,冲击了读者的阅读视界。小说开篇即描写理查德

森家燃起了熊熊大火,随后,米娅在理查德森太太——埃琳娜的回忆中出现。小说描绘了关于米娅的这个令人费解的片段后,又回到了现在时间点的火灾现场,造成了大量空白:为何米娅归还房东钥匙的时候不敲门而是放在门口的信箱?为何在米娅归还钥匙后埃琳娜会如释重负?米娅母女来归还钥匙,那米娅的丈夫在哪里呢?读者在小说的开篇,便被米娅身份的不确定性深深吸引,需要深入阅读破译,才能在文本的信息范围内填补空缺,完整她的形象。在第二章里,米娅的身份清晰了一些:她是一名穷困的摄影艺术家、36岁的单身母亲,谈吐文雅,15岁的女儿珀尔也是彬彬有礼,聪明可爱。米娅经常搬家,尽管生活艰难,但仍是数年如一日地坚持着,读者看到了一个顽强、坚毅的女性形象;在第三章里,米娅的摄影创作得到详细描述,她是一个自行制定规则的艺术师,每一个她留下并决定卖的作品都令人震撼!小说对米娅创作风格的描述,侧面凸显了她的性格,读者看到一个自由、不受拘束的米娅。该小说中,读者到第三章才断断续续简单了解了米娅的现状。这样建构人物形象的方式,使米娅的身份一直处于空缺状态,始终保持着不可预测性,召唤着读者深入到文本中,持续发挥能动作用。

小说运用时空跳跃,非线性地建构了米娅这个人物,使得她的形象、身份产生了强烈的断层感,吸引读者不断地运用自身经验去侦探、连接。从小说的第十二章开始,随着埃琳娜的调查,米娅的身份才慢慢地浮出水面。被大多数人归为不务正业的摄影、多份兼职和代孕,这几件事再次强化了不受约束、刚毅的米娅形象。但在米娅怀孕5个月时,她终究不舍以后把孩子交给瑞恩夫妇,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。在整本小说叙述期间,伍绮诗多次利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,使读者一次次被打断,惯常线性故事发展的阅读视界被

[作者简介] 张玉婷(1994-),女,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。

否定。断层感带来的空缺也造成了读者思维上的空白,召唤着读者去加工、填补。

二、伊奇的性格——否定与重构

14岁的伊奇是理查德森家最小的女儿,该小说的重要人物之一。在伊奇正式出场之前,伍绮诗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式,建构了伊奇叛逆、疯癫的形象,家人多次对伊奇的负面描述,使读者对伊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直到第七章,“怪胎”伊奇终于露面了:在校乐队拉琴的时候,她掰断了老师的琴弓,并且砸到了老师的脸上,故而被停课三天在家反省。此时,读者了解到的伊奇古怪的形象被强化。通过伊奇对掰断老师琴弓原因的解释,读者认识的叛逆伊奇被否定了,伊奇的形象突然反转,读者看到了她的另一面:正义、有些冲动的小女孩。

随后伊奇发觉米娅是如此的温暖、真诚、自由,她早已被米娅深深地感染,甚至有一种破壳而出的感觉,终于打破了束缚的框架。此时,在伊奇叛逆的形象被否定之后,她果敢、爱憎分明的形象又得以重构,伊奇性格的两面性也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。小说没有交代伊奇是否能够找到米娅,最后是否回家团聚,留下了空白,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三、多主角设定

在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,阅读整个故事后,读者也无法分辨哪个角色是唯一的主角。该小说开始直至结束都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男女主角;反之,该小说彻底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开头、中间、结尾的古典小说范式,否定了读者的习惯视界,伍绮诗构建出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。

埃琳娜和米娅之间的交织,串联起了故事的重要人物:埃琳娜在当地《阳光日报》上班,她生长在西克尔,一生都敬畏秩序,循规蹈矩。在一次拜访中,埃琳娜被米娅的作品震惊,于是她邀请米娅到自己家里做钟点保姆。米娅的同事贝比·周遭男友抛弃后无奈丢弃了自己的孩子。后来,米娅知道了贝比的孩子被埃琳娜的好朋友琳达合法收养,便告知了贝比。贝比索要孩子无果,因此开始了和琳达之间的争夺孩子之战。此时,随着读者能动的思考,可以明白这个插曲的意义所在:米娅和贝比在法律上都是无理的一方,然而规则之下还有最宝贵的亲情,贝比是否应该得到悔改的机会?正是争夺孩子这一事件,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,也见证了各个人物的成长。

米娅支持贝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打破了西克尔的规约(即一切皆有定规),这导致从小在西克尔准则的影响中成长的埃琳娜怒火中烧,因此决定调查米娅的身份。随后几章里,通过埃琳娜的回忆,读者看到

她曾经也有想要坚持做下去的事情——她的记者梦,还有她曾经才萌芽的爱情,埃琳娜从米娅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米娅和埃琳娜的形象也是现实生活中两种典型人物的写照,但是读者在这里看到了两者的碰撞,会产生强烈的亲切感。读者是不管艰难困苦都坚持初心,还是早已熄灭了内心的小火苗?最后,家里失火,埃琳娜搬进了她厌恶的米娅才搬离的出租屋暂时居住,埃琳娜也意识到自己曾经的狭隘和苛刻,终于明白要像米娅一样追寻自由的灵魂,拥抱这个多维的世界。埃琳娜戏剧化的转变,给了读者一个大大的问号,她形象跌宕起伏的变化,使读者的思维在文本的最后一刻仍保持活跃。

多主角的设立,恰好是该小说英文题目的意义所在,小说最后以开放式的结局收尾,给予每个人物的未来命运多种可能,亦是空白和不确定的形式,调动读者的思维,从而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。^[4]该小说英文原版的封面颜色——绿色——也象征着伊奇纵火之后各个人物的新生。

四、结语

伍绮诗在《小小小小的火》中建构了一组个性鲜明的角色,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在过去和现在相互交叉、分岔,这使得小说的内在关联被阻断,产生了强烈的断层感,人物形象从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,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,也增加了读者理解的可能性。此外,小说别具匠心的跳跃、时空倒错的结构,使人物形象充满了空白和不确定性,读者原有的思维也被一次次地否定,探索、再创造的激情越发高涨,增强了文本的文学与艺术性。同时,读者在阅读全篇小说后,通过想象、内化和破译,能够探索出小说中对每个人物形象的建构切合了主题:留住内心的小火苗,追寻你想要的生活,成为你想要的自己。最后,整部小说塑造的重要角色都是女性人物,为青春期至中年这一易被忽略的女性群体发声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程爱民.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0.
- [2]Ng,Celeste.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[M]. New York: Penguin Press, 2017.
- [3]伍绮诗.小小小小的火[M].孙璐,译.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8.
- [4]朱立元.接受美学导论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4.

[责任编辑:白彩霞]